



雪鴻堂全集序

文以載道爲上其次則莫若適於用雖有良材雕其輪
轅而去其綏弗可乘也雖有文繡飾其鞶帨而絕其領
弗可服也是故物之不適於用者必彪於外桓譚有言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
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多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
若此者恒不適於用西蜀能文之士莫若司馬相如揚
雄王褒之徒其後則莫若三蘇氏封禪之文博矣諂而
不適於用金馬碧雞之頌麗矣夸而不適於用元經奇
矣奧而不適於用三蘇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爲文獨
老蘇氏以適用爲主故蜀人之文其適於用者莫若老



蘇氏巴西李懶菴之文近之懶菴以名孝廉起家為縣尹治登之黃美政弗勝書讀其文可以知其政蓋其所言者其所以為用者也老蘇氏之文師國策其言之醇者可用其駁也或失之機械變詐而去道遠懶菴之文宗經而支於史其學正故其言質而不浮要而不煩粹然藹然而無偏雜旁驚之弊其施於治也若五穀之必可以療飢藥石之必可以伐病既適於用而其於道也亦近矣惜其以伉直執法兼於郡倅去官而不獲究其用廼以文傳也懶菴沒二十餘年仲子芝麓檢討視學閩南方以有用之文期多士因梓其先集以行斯亦廣文教之一大端也芝麓遠自閩中郵寄全編乞一言

以弁首簡余以其文之適於用也遂不辭而為之序戊戌冬太倉王挾謨

序

雪鴻堂集如干卷前文林郎知山東登州府黃縣事通
江李懶菴先生見抑於上官未竟厥用發憤自見之所
為作也其書包羅宇宙貫穿經史至於方言巷諺往往
旁引曲証尋所從來而於少陵之詩靈均之賦尤數致
意焉學廣而聞多詞質而意達余自其仲子今福建學
使芝麓先生郵來受而讀之自夏徂冬乃克卒業作而
嘆曰屈杜以來文不其在茲乎哉以余所見四十年來
海內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而未嘗赫然有盛名
於時夫生地僻而官位卑徒黨寡而財力薄則豈其書
之不至耶抑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若而人而先生則

與之相反者耶先生今往矣是書也流布方新久而又
安有窮耶康熙己亥冬至前二日德州本宗從子勳敬
書



序

通江李錫徵先生宰山東黃縣九年上官惡其抗直中
以危法遣悍吏自黃鎖而致之濟南獄空一縣人哭送
遮行數十里悍吏脅以威不能禁則挾先生夜去黃人
追不及乃相率遙拜道左伏不能起既下濟南獄黃人
叩獄門問起居者纍纍不絕已而傳送之宛平獄黃人
走千里伺候獄門者日百十人賴

聖恩從輕比免死戍遼西黃人又走三千里持脯脩糗
糧以為餉或曰今去先生宰黃時數十年曩所施設皆
不可復見不知先生何脩而得此於黃民則應之曰是
豈難知哉以先生文考之則居可見矣先生黃志略序

稱黃有四累而謂屢肆宜復社甲宜均風尚宜更士習
宜端稅課宜減審編徭役序極言一丁作五畝地派銀
之患一丁納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之患于是舉其大
患盡除之而猶以耳目有限咨訪無術謙謙然不足于
心他如早魁辨憶堂記文昌祠岫嶺碑記黃尉署記送
姚瑞石歸渭南序跋黃志諸篇無一非仁人君子之言
世之長吏能以先生之心為心東西南朔林林總總誰
不為之感動者而又何疑于先生去黃之事乎先生文
有雪鴻堂遺藁十八卷學博而辨才大而敏汪洋奧美
萬端千緒其要歸必趨于仁厚豈非韓子所謂其言藹
如者耶夫天道不爽厚施而不食其報必得之于其子

孫今先生令子檢討君芝麓仁厚有父風蓋蘇子所謂
取必于數十年之後者將于是乎在康熙五十六年四
月二十一日長洲汪份序

雪鴻堂文集序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者遷之父談也自言為父奔走之僕矢口不忘其親以謂其學之所自出不可誣而司馬談顧無高文大冊之流布而可見於今者蓋遷之學即談之學而史記一書遷成之遷不敢獨當之也則夫其父即無專集以行世而善則歸親猶曲折以邇其所自來况其父之高文大冊孤懸于世忍不力為表章坐聽湮抑乎特心長力短剗剗末由天下之著書立說卓卓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知有何限也通江錫徵李先生為今太史公芝麓先生父生於蜀令于齊九年政成而不究其用所著有紅玉集續集杜林說杜

諸書藏于家而世未之盡見也予間從芝麓前輩後每見館試閣試御試及諸大著作縱橫奧衍諸體皆備不名一家驚怖其言河漢而無極也暇時出其手錄先集得縱觀之始知其學之所自出雖其天賦奇姿亦薰陶漸漬有所稟承而致然如司馬氏父子躋美接踵而成一代之書也即不必自有專集而善則歸親亦可知其家學之源流况先生之高文大冊又如是之卓卓可傳者乎芝麓先生每欲授綬而未果今視學于閩閩故書林閩氏板行天下閩人士受其知遇感其公明請刊其先集天下之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自此而傳世行遠如史記一編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後之視今今之

視昔前太史公與今太史公之父子躋美其得有二視乎哉康熙己亥秋日上元後學黃越頓首譔

叙

山川莫秀於西蜀而閬中爲最東俯瞿塘西仰峨眉棧閣千里北達秦隴峭巘奇岫日與雲霞伍宜其人文之奇拔不可以尋常揣測也况秋錦一山尤爲傑出江波澄徹螺髻倒映諾水滔滔自巴蜀西來奇變萬狀誰不謂此中有人哉昔陳省華父子勲名閎闊有宋三百年無有加焉非山川之靈不能及此余同年錫徵李君實生其間李君綺歲以文章得官其宰黃也黃之民莫不頌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籲而請救日數萬人海內知君者莫不以君爲無慚廉吏而不知其學力淵深不愧文人而有是也君生平好吟詠

富著作每遇一事輒形之詩誥筆札諄諄懇摯匪曰諄
文藻也蓋其胸次光明磊落雖瑣屑細事無不可以對
天地日月必發為浩歌形諸筆墨而後其心曲始暢今
人吟仰屋梁徒撫拾古人唾餘禽魚花木湯不關於民
生及大倫大節捫心清夜其足以一唱三嘆使世人共
聞共見者良已無多其又焉足與君分據一席乎君既
與余同年好而佳卽之獲雋在丁卯又與余長兒及三
兒為同譜疊有世誼余浮沉京師方恨君之顏色久疎
也而公卽以君之雪鴻堂遺稿來請余序余讀之累日
夜卒業恍然握君手覲君面若大傾吐君之生平乃益
知錦山諾水之秀麗其鍾靈而特出者斷在君家矣後

有起者雖如陳省華父子勲名事業一時超越亦安能
駕李君而獨上之哉余用是擊節之餘筆其大槩至于
詩文中命意取神皎然獨立不屑屑拘守一家局促籬
落下則世之賞心者莫不寓目知之余何贅云昔康熙
戊寅孟春朔日年眷弟漸岸趙吉士題于燕京之寄園

敘

歷人事之不平而性命立歷人情之不平而文字工事不平者還之事情不平者還之情君子身遇之而心弗繫焉故無妄之災即聖如西伯賢如公冶長而有所不免君子曰吾無勢分而有束勢分之權者其文乎夫未免人而皆先斃赫赫奚爲也良以俵俵非知文之人使天下能文之人多阨而微有辨彼能阨天下能文之人必不能阨天下能人之文則文與人固有並傳者惟事過情冷而其道自見予友李子錫徵質直能文實予蜀之通材也始不幸以一第屈其文再不幸以五斗老其官更不幸陷羅吉之鈐網幾不有其身痛定思痛危而

慘矣嗟乎孱孱窮吏上官無能善事恒怵惕于寢食此非文之可以幹旋者也而勢臨分拘方逞饕餮之橫日吮其膚血而未愜其饑渴李子乃恃鯁直進欲馴其鴟張自以為民譽從未失也李子過矣漸而印綬化為桎梏矣又漸而堂廉化為狂狷矣李子坦然安處其中而不自覺者恃乎天而已矣而奈何卑且賤莫邑令若也令貪能速既廉更能速既排陷多端情以臆說而定事以鑿空立成貪而有力竭力夤之廉而無力俛而聽焉所以為戮為戍悉坐于直與廉而無往愬者今李子幸矣脫罪生還扁舟來楚出雪鴻堂集見授予讀之而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字缺句鉞甚得春秋之義憶昔

與予各受一符分治東南皆近邊海命也未幾李子以吏議挂予亦以賊亂污道里殷遙吉凶難問予正恐再難見李子之面再不讀李子之文此予之為李子悲而深以自悲也今何幸再見其人再讀其文此予之自幸而深為李子幸也嗟乎青衫夢遠遼營月赤烏睛拚劍閣雲予與李子真再世人勝下令威多多矣至雪鴻堂集中金滕陳勝兩論見李子讀史具眼羅漢準提諸贊見李子逃禪素心他如贊魁星贊馗神是又以嬉笑怒罵而為文者當日不平之事李子今以文平之不平之情李子今亦以文平之且使天下後世抱不平之情與事得讀李子之文盡有以平之矣彼纍纍若若者容不

攢眉九京耶噫李子不以官傳而以文傳可以無恨矣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五日年弟楊開運頓首題于
漢陽旅次

敘

垓蓋觀於今而知書之不可信也而又知吾鄉民風可
傳也垓受書時讀魏書見莊帝永安中李延實為青州
守臨去奉辭帝謂之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
心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側不曉其義舍人溫子升告之
曰齊土之民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磚叩首及代
下還家以磚擊之云垓嘗疑之及粗通世故見今之號
儼健者動首山左然則古諺所謂舍內無青州者豈其
然乎垓亦不能為吾鄉解也乃於吾懶菴李夫子而有
不然夫子以西蜀雋才由科第起家縮符於黃者九年
經理條教垓亦不敢阿所好惟是當事以罪逮夫子時

監押在左役屬在右銀鐺在臂而黃之父老子弟哭失聲而送者萬餘人繞行數十里及押伴者嚇以觸當事怒且將不測逼夫子夜以去垂泣道左伏不能起者尚數千人也後下濟南獄我鄉人之叩園門而問候者不止至京師 天子怒稍霽 命從輕又下宛平獄日泣候於宛平獄門者且日有百十人也卒戍榆關我黃去遼西幾三千里尚有持乾糗魚肉而餉夫子者垓不識我黃人爲青州之人歟非青州之人歟必有辨之者惜溫子升輩不及見此耳垓是以知書之不可信而吾鄉人之易治也垓嘗欲繪爲圖以行於世苦不善丹青法即爲詩歌又不能行遠昨在都門見諸世兄刻夫子文

集垓輒以是先於簡首以爲讀夫子文集者先甲子九月既望受業門人姜其垓頓首書於燕邸石芝菴中

敘

學有其實則著無位著于言有位著于功夫學與仕古
一而今二而不一者學二之也是始出其二之途而欲
終同其一之轍未充其器之實而欲不有其量之歉皆
自欺之學也則形而下者日消遁其辭者不反巴蜀有
嬾菴李先生者學一于仕而仕未竟其學所著有雪鴻
堂集讀杜隨說及詩賦詞若干卷而學有其仕之未竟
也如川之流焉而或遏則為坎止為陂蕩而漫衍為巨
浸大澤而載物而泉脉之有未洩則醞為土膏為生植
而君子之學有未竟則發為名理為文章先生縣于黃
九年民仁于學醇政清于欲寡以大吏饒于賄不謙則

下先生獄戍邊一年先生雖放廢然明于道非所謂窮
愁著書更有以精研乎義命之奧而自廣乎通塞之遇
不寵何辱無失皆得蜀又天下山水之奇而闢其文境
之峻潔充其氣之雄深幽其丘壑之窈窕而放乎江空
隘然峽束亦可謂浩博成一家綜括其萬有者哉先生
之學更精于考據然非為博聞異覽為誦說實欲根其
名理之所出備其憲章之所采窮則著于言達則措諸
事竊嘆古之文章可吏治今之吏治不可文章古以經
術而寬其法律之嚴今以法律而薄其經術之厚且古
之申韓雖刑名之學今之學士亦不能申韓文章儒與
吏異文與古殊譬優孟唯可衣冠為孫叔敖不可衣冠

為孫叔敖之事然則謂能文而不能文事能文事而不
能事功豈古之立言者哉皆優孟之類也先生晚年其
著述更多以既老而無所著于世則一于著述且著于
詩亦猶乎水之必有所注也歙州後學宋和拜撰

敘

粵自圖書既啓名山多作述之藏墳典爲昭學士富丹
鉛之業由來立德乃可著書自昔興文原以載道必源
深而膏沃斯流遠而光華通江李嬾菴先生才本謫仙
官成廉吏博聞洽記洋洋萬卷之中倚筆成篇纒纒千
言而外高文似綺駒血爭傳妙論如泉龍門動嘆此則
伏鸞未奮便成藻采之觀雛鳳初鳴早叶宮商之奏者
已廼其生世不諧遭逢多故早年失怙辛苦依劉弱冠
罹憂劬勞將父當泰階之轉運值小醜之跳梁黃哦豕
突烽馳劍閣之雲青犢鳴張塵暗蠶崖之霧崎嶇越境
贈公既微服以行倉卒遄征先生亦羸糧而侍篋管谷

口聊為避亂之秦人苧水溪灣大有思鄉之公子雁迷
雲棧夢斷旌旗鯉隔棠溪魂消鉦鼓庾子山之詞賦未
盡傷心杜少陵之鄉園尤難回首迨夫妖氛漸掃逆旅
言旋歸到烏衣惟餘喬木顧瞻秋錦止賸荒榛尋夜月
於包臺紅拋斷鏃訪寒泉於嘉祐綠臥沉戈凡尊疊几
席之旁俱嬰糜爛舉竹冊琴書之屬悉付空塵未免長
貧奚堪少賤先生則楮冠葛屨績學彌勤疏水簞瓢獨
居自善鑿鄰家之火歌出金聲借市上之書鈔殘玳管
羽陵陶穴亦剖其玄洞歷聊蒼旁叅其奧於是文園兔
穎啣謝草而橫飛墨海鯨濤帶江花而冲舉屢奪雞壇
之幟旋攀蟾窟之花蜀有三賢御史識李生之號廣陵陳曼

仙學使按蜀謂御史郝公曰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生
不負此行矣蓋謂先生與南部諱允登銅梁諱之諱兩
先生也士先百行使君知孝子之心癸巳先生入關聞滇
中告警懸念贈公

不終試即歸後陳公廉其故嘆
曰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夫何甫宴食萍遽悲風

木毀將滅性骨消吳隱之形泣不成聲血迸臯魚之淚
固已杖苴枕塊鄰杵停春負土居廬蓼莪廢詠矣然而
聖人立教死弗傷生人子揚名顯尤為大祥琴既輟勉
為射策之行和璞難售未預題名之塔鸞棲枳棘暫屈
大賢雞試牛刀姑占小用于焉縮組出宰於黃其地也
境僻海濱區多斥鹵南山之下强半石田十室之中絕
無統袴流離載道恍披鄭俠之圖彫曠頻年未信商羊
之舞甚而丁浮於戶每憐剝肉以醫瘡役困於夫獨苦

輸公而運木哀嗷既久安集維艱先生則慷慨陳情請
免稽逋之餉澄清剔弊力除濫設之丁給犢俾耕麥畦
馴雉施饋以撫黍谷回春允宜白屋之間遍起青天之
頌矧其鄉無庠塾俗尚鬼神淳于髡之已亡高風泯滅
劉祖榮之不作淑桀淪湮博塞呼盧習相遠矣健險而
訟誰與易之先生則化被弦歌坐屏薰蕕之雜範圍禮
義潛消雀鼠之爭加以清風逾於古雪探瓶罍恥厨無
餵鶴之糧輟釜泉清醜是產魚之國自公多暇祇課清
吟好古敏求雅耽長嘯涸書瀛而輦寶此或傷廉傾騷
岫以羅珍其斯謂癖歷九年之循績載萬口之傳碑而
乃俗忌孤芳世嗤介直情殷父母方懷君子之歌爨起

蚍蜉已觸宵人之怒織成貝錦讒且蔽明噓出蜃樓公
難勝曲負冤對簿哭而送者聲摧萊子之城匍匐就臺
擁而從者踵接鮑公之嶺比邀熱審逮送桑河尋被慈
恩播遷榆驛邊笳夜響黃沙罩烟月以迷離蠻鼓朝飛
白燕帶海雲而嘹唳然且繞園門而灑涕老幼扶攜走
絕塞以伺安糗脩絡繹在先生以為何修而得此在黃
民以為我命之不猶泊乎見晁終消履虎不啞生還有
日返太白於夜郎歸去何年泣楊朱於岐路僑居魯港
又積歲時招隱芝坪并無松菊先生則室廬略定比湘
水之三閭井灶粗安恍潯陽之五柳追維噩夢不怒虛
舟慰恤勞踪豈憎飄瓦興懷末俗之際自得性命之間

泉石桑麻課雨晴於野老雞豚芋栗醉花月於鄰翁禪
板爐香靜禮龍華之懺漏痕釵脚閒攤魚子之箋寄游
戲於閒情半仙半佛托詼諧於謔語古弄古心寧惟詩
逼蘇公抑且文追韓子茲者仲嗣太史芝翁先生承恩
東觀視學南閩頌世德之清芬文還有樣承鯉庭之馨
咳清畏人知睠念先猷彌珍手澤既守藏其祖硯復謀
劖夫父書爰命小胥傳鈔副墨并呼下走哀次全編仰
錦繡於雲霞徒驚璀璨攬神奇於海嶽莫測高深其間
或有遺亡僅存什一偶從缺失略悞烏焉者則以先生
連歲轉蓬率散軼於水驛山郵之畔半生瑣尾間消沉
於蟲鑄蠹蝕之中也嗟乎善積慶餘功崇報遠曾聞孝

里必大其門嘗攷忠泉克昌厥後景遺徽之如昨卜來
者之多賢况乎星重望郎早識長公官貴士推祭酒猶
聞季子才高濟濟孫枝齊凌碧漢行行庭玉佇聳丹霄
酬清白之勲附斯言益信鑒觀之甚咫償詩書之債讀
是集足知公好之非阿康熙戊戌十月既望雪川後學
車景醇敬題

序

國家御宇垂八十年吏治烝烝方正循良後先相望惟是氣節之士行事卓卓可稱述或屈在末僚且遭罹患害此殆有天焉其得失廢興之故不表而出之無以為後法警勸此亦史氏之闕而士君子之所深痛也余讀

通江

懶菴李先生傳序而有感於天人之說先生蜀人維蜀之先文人畸士史不絕書唐初則有陳公拾遺其人以感遇詩窮若先生家太白遭誣竄逐雖具間世逸才而終亦不顯莫不曰此文章士也其多阨徃徃而有至若經猷志節光明俊偉如眉山蘇文忠公尤著當日乃困

於羣小流離撼頓殆有甚焉方之今日古今人未始不
相同也而余竊以謂此數公者其才若此其忠且賢若
此天既困之以遇胡不償之於其後俾光昌發越於世
而卒未有聞徒令考古者泯然莫解於心於是而嘆先
生之得天獨厚而古人之所未及也蓋今 大宗師學
憲為先生令嗣官翰林奉

天子命視學吾閩公慎自矢秉鑑精明而宅心深厚誠
曠世一遇矣公乃退然憮然推本於 太先生積仁行
義吾佩服貽教不敢忘閩人士聞之相與咨嗟嘆息曰
我公忠孝其學有本其教人能舉其大者既又相與忻
懽鼓舞爽然有得於天人之際以謂千百載下猶足以

感發而興起也辱叨宇下雖鄙僿不文烏可以無述先
生少通敏以經濟為文章初遇試受知於吾鄉陳平人
先生先生故奇士傲晚千古得太先生文乃心相契合
因文察行言若左券嗣舉孝廉試於吏得登州黃縣傳
稱其勇於任職案牘山積彈指立辦不數月除數弊政
如撤運木之費絕增糧之擾以及償積逋廣蠲賑民賴
蘇息者九年然猶未足以觀先生之大先生忠信仁厚
平日所究心尤在於刑獄一事乃及其被讒也反以失
律受誣原其故因一擅殺人案登倅李某者受重賂私
囑公鬻獄不從則反其事上報遂羅織成罪嗚呼今之
為吏者多退怯觀望能居其間獨行已志忤上官去職

而不悔者寡矣乃至再三忤後乃備歷諸毒害數瀕於危而終以上官指使爲必不可阿墨倖邀索爲必不可順百折而無所悔非篤於道而卓然勵節者烏能如是是足以觀先生之大矣聞其去黃之日民遮道號哭裹糧千里日伺候獄門者以千百計賴

天子明聖從末減戍遠西黃人又走二千里持脩脯糗糒爲餉其得民乃至如是總概先生前後計之陳公識鑒幾先知先生於始而無術以濟異時仕路之不爲梗墨倖能顛倒是非擠先生於危而不能禁黃民之攀轅臥轍愛戴其父母也蓋先生之所得爲者人也其所不得爲者天也然則天果不與於人乎其不可知者乎然

天則何不可知夫當先生受禍以來祇盡其在我默以聽命迨後邀恩賜環獲以優游田野且逾十年此豈意計所及然在當時咸額手稱慶以謂天道福善何幸得再覩先生儀型道德爲卓出乎在昔文忠諸君子焉矧夫顯揚褒大如我大文宗今日將益信仁厚之貽而淵源之遠也豈非惟必之於人乃可必之於天者乎蓋天與人合而先生之傳必矣方今國家隆平網羅遺逸奇偉志節之行行且出而登之史冊昔方正學有云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蓋礪世振俗將於是乎在不然古今具才智者多矣効能稱職可幸無罪其功行或無所當於史氏記藉

令記之而不足以爲警勸也烏所語於天人之道哉先生歷官事蹟見於諸名士所作傳述甚詳晚進小子奚容復贅而不能已於言者特感發於天道人心之公竊附景行之志云爾昔康熙己亥首春閩漳後學吳璉頓首敬序

叙

古之君子無時不學安居深念勉持其心平其血氣其誦讀前經後史汲汲焉無斯須不察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精粗出則涖官治法入則事親撫幼所習上古當今之事不遠遺於孝子貞婦不聽瑩於誣妄所遇名物方言必索其由夜而息夢寐幽明必怵其動蓋大至寒暑春秋之變小至曉午昏夜之異勉強勤苦皆必有事焉所以終身於折矩引繩之中而不爲利疚於回者雖賁育莫之奪即時作爲文章又皆懇惻條理而有可旨之味若

錫徵宗先生其於古君子吾何後先焉讀其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於物理其學自謹小慎微以往修其遜心
睿志辨疑著信其要在於立身存道不以死生易一民
之命自學之不講也人士掇其毛皮攘其土苴少而成
名則少舍之壯而成名則壯舍之以苟媮之學而惰棄
於既得之後所以日失月忘其規為言語無以異於常
人而加恣焉使俗下以儒為詬讀先生之書古之道其
亦知所以自楷也已

令子芝麓使君視學閩中清以遠俗師法古風卓然典
型淵源所漸見先生之澤長也坡受以卒業因復自感
丁卯之歲受命於元兄曰成註周禮甚善但冬官原闕
非簡脫五官之內吳臨川方正學樊然附離恐非其的

丙戌夏至京師命註離騷而曰以屈子繫心懷王恐中
閒慮妃佚女二姚乃思賢助治非歷九州而相君者今
觀先生周禮通義問及讀離騷志跋與兄云不少異焉
昔太史公周由四遠博長老所稱以合於古文况賢士
大夫之特識哉謹撮要旨著于經端以卒兄志斯妙契
神合無俟後世之揚子雲豈非厚幸哉康熙戊戌季冬
宗後學清溪光坡拜序

叙

芝麓使君視學閩省之二年士風就醇文章親雅論者謂使君兩川間氣自釋褐以侍清華無日不討治洙泗伊雒之心迹用以校士故其文章品詣如泥之在鈞惟陶者之所範使君喟然出一篋書曰是吾先君雪鴻集也吾上畏

君命退讀父書以友教此邦我何能哉閩之人士爭願卒業煥蓋伏披而驚嘆曰淵源浩浩乎大哉誠知道德者之言而亦知道德而能言也者是書也廓然外絕乎俗學之累而毅然力追夫古作者而與之並其窮經辨史則多其聞見而精以卓識不陷於疑似偏曲之非其

紀事類物則不忽卑邇而通乎遠大無流於執器滯形之固自書問贈處論難辨說官牒文告極於登高送歸閨閣里巷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細與夫山記石經農戶田賦之蹟無一不具揆庸撫劇目怵心務窮其所以然之故致其微而啓其幽不以文章爲樂而其樂有出乎文章之外者洵藹乎其爲考德之藉味道之物也考通江太老先生生而自異趨舉雄步馳驟一時中身而起家宰黃嘗一食頃而判疑事三十餘條英敏過人至於刑獄必悉心推致於死中求生總之守官執法不稍回迄今讀其貽子良言真發人夤然心省也昔龍門續其父書而太史談之大業以顯眉山兄弟倣老泉爲文

而東坡穎濱各自名家今距通江先生宰黃之時數十年矣過汶濟之區而甘棠蔽芾父老有流涕者將異日國史循吏之傳有所考焉况芝麓使君報竣還

朝有石渠天祿之命較求異書當如劉氏父子遭逢志顯同入西京鴻儒之列而龍門眉山各成其乃父之志與學爲後世儒林之所推重者舉不足專美於前矣康熙戊戌臘月入春宗晚學生清溪光墀載拜謹序

雪鴻堂文集題辭

士君子生乎今之世時有汙隆遇有順逆所處有窮通
食報有遠近亦至不一矣要以循理而行物來順應務
求吾心之所安而已至于積厚流光榮問休暢是亦天
理自然之應而有道君子初不計及此也南華有言曰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之所無奈何此言可深念也顧世之所尚者功利之途
聲譽之美而于窮通得失之際一無所挾持乎其間
得而俛失亦奚足貴哉吾讀通江

錫徵李先生雪鴻堂集不覺因而有感也先生之學非
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

所至者而後已湛于性命蔚為經綸凡世所為沉酣戰
鬪之事淋漓艷冶之態視之若幻夢之遶也其志行高
矣然而苦思勤行坎壈顛躓以終其身而志完不挫後
之人讀是集烏能不為之抑惋歎息也哉雖然信于已
者自不苟同于世充乎內者必無有待于外則其窮通
得失之際亦可略舉而言之先生舉于鄉銓選而得筮
仕于登黃也入境見其老幼擁塞道左飢寒疲羸萬狀
已心痛之甫下車即查烟火逃亡過半詢厥所由則以
丁役之為累也黃之為邑人貧地狹有以一二畝納丁
者有無立錫之地而為上丁者尤苦者中下之丁每一
丁作五畝入派而又加以雜費誅求無藝民不聊生相

率逃竄異鄉以自偷生先生即于五畝之弊立為革去
出示招撫給牛種施饘粥所全活甚衆未幾樂郊無碩
鼠中澤有雁鴻德之流行速于置郵矣既而奉文編審
召百姓于庭察其赤貧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換
之程子云一命之士苟留心濟物于物必有濟先生之
謂歟誠以朝廷設官司牧所重在吏治吏治所重在民
事民事所重在徭賦欲其上下均利則莫若條舉編法
歛無以私勝公出無以名冒實先生之為治蓋得其要
矣是以批卻導窾恢恢乎游刃而有餘地也推讞辯析
以治刑獄用一緩二以為錢穀庭無留事事無留牘以
為簿書不違道以干譽不拂衆以從欲其所厝施亦不

離尋常之事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是以士服其教吏
守其法農狎于野商賈熙于市行旅出其塗雖古之循
良其何以加焉所撰黃志略亟議五事曰屢肆宜復曰
社甲宜均曰風尚宜更曰士習宜端曰稅課宜減皆勤
卹民隱切中時弊不徂近習而忘遠圖是以在黃九載
拘攣之勢若解而舒痼瘵之形若膏而潤噢咻之情若
蘓而起夫豈有他哉亦仁而已矣值歲荒旱詳請蠲賑
駁復委勘費浮于蠲先生病之踰歲又旱黃民復懇先
生懲前浮費計無所施乃傾橐代蠲如前蠲數不以上
聞焉此其饑溺由已損上益下之情出自中誠豈世之
以文飾治者所可絜長較短哉又登州八屬唯黃產木

當事徵求不一而足先生數拒之以此猜忌日深加以
墨吏因訟索賄不得藉端誣陷中以危法拘赴濟陽獄
空縣老幼號泣追送數十里獄成逮至京師收宛平獄
黃民日數十輩叩園扉而祇候焉廷審邀恩未減謫戍
遼西黃民猶不憚數千里賫糧糗衣服以為饋餉使非
有深仁厚誼沁人心脾精神血脈通貫聯屬安能患難
不捨而均痛若是哉嗟嗟古之獲上必以治民今之治
民反以獲戾先生之心足以告天地質鬼神而不能勝
一篑詬之夫先生之德足以感動萬衆謳歌愛戴而不
能厭一齟齬者之口不亦可哀哉乃先生之蒙大難也
恬而受之若疾風暴雨飄然一過而已此其定性學力

則又可見矣。歷數先生備嘗艱難險阻而造次顛沛必於是得釋還歸里門徜徉山水間僅十載耳年七十有三考終牖下其遺囑三事猶以脩己治人為嚴訓仰不愧俯不忤而先生之道成矣。然天之篤佑先生亦不薄爰多賢裔聯登科第所以顯親揚名尤未有量也。在先生固不以世俗之償為祈嚮在天道徵則悠遠博厚高明是所必至之符也。歲戊戌。

仲嗣芝麓公以蘭臺碩望督學閩中因得傳示是集敬綴鄙詞以志傾慕之私云。康熙己亥孟春上元後二日閩南後學詹明章拜題。

通江李錫徵先生傳

公諱蕃字錫徵始祖繼顏公唐僖宗時洋州刺史封開國侯食邑始寧郡始寧者通江縣治也因世為通江人傳至祿榮公宋末為將軍與元兵戰沒大舍坪土人為立祠以時禱祀明永樂中公七世祖志由貢監除貴州烏撒經歷志生伯璋公伯璋生廷珠公廷珠生時賓公時賓生韶公韶生正開公自時賓洎正開公相繼早世正開公生能白公字春顏即公父也歲進士贈文林郎公生而穎異七歲母郭孺人見背起居飲食惟王母馮孺人是依馮授以章句悉成誦不忘能白公異之攜就館講肄期年試為文其老成長者皆自謂弗如也歲壬

午公年二十有一補弟子員督學使者為閩中陳平人先生發卷時相誠曰觀子落筆恣肆逼似眉山異日應以文名天下但狀貌瓌奇性必傲兀當官將不為人所容丙戌蜀大亂時馮孺人已棄世公隨侍能白公避漢洋數遇賊幾死國初狼狽歸里時傷殘之後井邑蕭條彌望皆長林荒草家素貧青氈舊物散去殆盡止藉芋栗以自給而公力學不少休試輒冠同列尤見知于廣陵陳曼仙學憲每試郡邑得佳卷必以題下縣取公文與較優劣嘗與御史郝公言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生不負此行矣三李生者指南部李公允登銅梁李公之韡其一則公也癸巳銅梁先生果領解丁酉公與南

部先生同舉於鄉人服其鑿方公癸巳之入闈也適滇中告警遠近喧阗公以能白公為念即棄去不卒事後陳公檢落卷見公前場獲首薦以無後場擯心訝之及聞其故乃歎曰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吾前日所以知生者猶淺也逮公登鄉薦後即遭能白公喪哀毀幾至滅性嗣公車數上不得志至庚戌乃以揀選銓授登州黃縣令縣故有里長見面陋規若干公蒞任即除去值連歲大旱民耕資乏絕流冗載道公為給牛種施饘粥以安輯之所全活甚衆初行蠲賑報請委勘其費至浮於所蠲次歲民相聚復懇公曰吾前力請始得一行所費所蠲數不相償爾民共悉今但仍去歲蠲數吾為

代輸何如民歡呼稽首曰誠如是更復何求自是黃民人沾實惠而又無借事紛擾者以公連歲代輸之力也登屬邑惟黃與福山產木上司採取歲以為常重之以轉運夫役民大困公請以他屬轉運則苦樂始均議從之為罷兩邑夫役時當事籌餉有加糧晉秩之例有司多藉徑通顯者或以勸公公喟然歎曰此當讓巧者為之我恐以一官累一邑耶後編審公但為清里甲均賦稅加廣七丁而已公敏于吏治不假賓佐案牘山積彈指立辦曾於朝食時判五十餘事各厭服而去雖被鞭罰無出怨言者且官有餘閒輒以文藝為諸生倡經公指示悉有法度其最著者為姜生其垓張生一恒後皆

成名進士其垓特鑿拔於里役中尤為士林所異焉任黃九載用法平恕苞苴屏絕請託不行然性耿介孤行其意不喜脂韋隨俗雖遇憲司亦然符牒徵求屬有不便輒堅執不應上官明知其廉而嫉其直徃徃陽為好語實陰構傷之而公不知也歲己未黃民有夫婦被殺者廉其事上報登倅李某者素與公不相能許應索乃如報公曰苟以金殺之仍無法也何令之能為倅怒乃自拘讞密改供上聞遂以故入論公死減流黃民扶老攜稚約期郊送郡守譚某先期以薄暮促公行某意蓋信月忌不利行人之諺民多失期然號泣而送者尙滿萬獄成後以六月逮至京師熱審邀末減收宛平

獄黃民相隨候伺者日十數輩泣繞園門外且有賄入獄為鼓扇至夜分者令感為紆木牒久之下城旦榆關驛丞某數窘辱公適浙人朱公用礪自山海關還永平司馬署過驛見訪為握手歎歎竟夕丞疑為公故人因減其倨然朱公實以清議重公初無知交之素也居二載餘廼釋去貧無以歸僑寓蕪湖至甲子歸里時年六十有三矣公性至孝以母郭孺人早世遇郭族姓無親疎有加禮值有家慶愀然以不及見為憾與人坦然而設城府雖狙詐當前一接以誠有過即所厚愛不假辭色惟酷嗜學問凡陰陽卜筮之術罔弗深攷為文章溫醇密栗出入兩京間臨鍾王書皆稱神肖生平重然諾

敦氣誼樂于賑困不望其報有新城令某某者公同年友也量移德安同知以虧庫額將致重法公聞為傾橐以援之及公身嬰文網幾瀕於危某時已再遷武定太守初無一緘之及公處之恬如人皆服公為長者自公壯值流離晚遭彈射身之所履憂患殆半及事定言旋與親族子姓相勞苦談故舊未嘗不歎窮達之有命而陳公先幾之識為不可及也屏居閒處俗駕罕至蕭然一室傳經而外惟著述自娛間或問泉石課桑麻與田父野老相往復不厭如是者十年疾篤時作貽子良言其略曰世之貽子者何也有以貽之也余無所為貽惟貽以言昔先君年四十而丁寇亂遇賊者五老夫年二

十五而丁寇亂遇賊者三厥後流離沛極人生難受之苦非藉祖宗積累之深無以至今日吾兒生值平定之年雖不富厚未至飢寒保無有不知世態人情者乎且受祖宗餘慶長子仲子後先中式季子亦有自立之志矣家食幾何行將出身加民矣今將老夫之見地及宦情之必然略屬一二兒曹其記憶之一曰喜怒如遇鴛鴦橫民賣法奸吏理應窮治所慮無知之輩出于犯之言或供御失宜或應答偶舛觸我顏行致令皮飛肉綻於堦下誰非人子能無惻然惟於盛怒時平氣靜思則寬宥必多矣二曰聽斷詞訟明有曲直虛心無欲揆之以理察之以情鮮有不當者惟左右吏胥或為無因

之冷語或作切膚之危言旁引曲喻惑人耳目稍不加察將為所愚至于聽決躁妄固多誤事延緩亦易滋弊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余居官時常寶此言三曰裕後嘗觀人世高門鼎族莫不起家于貧賤然貧賤者能貽子孫以科第而科第者罕能以富貴傳子孫何也大抵一行得第不念祖若父之艱難至于恣淫縱欲自棄其性欲保箕裘得乎余嘗記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至于三命循墻而走萬世知有宣聖者可以知其故矣公歿以康熙甲戌二月之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著雪鴻堂集若干卷藏於家查雲標曰雲標自游通江夫子之門因得窺淵源所自

嘗於論列間出一編見示曰此先人行略也汝盍傳諸
時惶悚逡巡弗敢辭又弗敢為者累日繼乃自惟曰夫
傳者所以傳其人也或人未可傳而後假於作者之重
名不則據事直書而已傳矣於作者之輕重何與焉自
西漢以來稱循吏者或顯其身或大其子孫此無異故
其仁心所格誠有以致之也置公古循良中雖龔黃卓
魯何以過然而科名未足酬其文祿位未足副其德崎
嶇坎壈以終其身以理揆之知天所以報公者有在矣
爰不揣固陋輯其略而拜書之若做史立傳謹以俟之
達者門下晚學生浙汜查雲標拜撰

通江李錫徵先生贊

并序

公諱蕃字錫徵蜀之保寧府通江縣人也唐乾符中始
祖刺洋州食封邑遂占籍通江歷宋訖明代有顯人祖
父以儒學傳家公幼稟異姿經史由於庭授搖筆數千
言未嘗屬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時流寇輔
蜀公奉父避地得脫國初甫就闈試以兵警狎至中
試輒棄去蓋公之蹇罹難阨者數矣生而狀貌瓌偉負
囊括一世之槩侃侃自將每不屑俛仰因人年三十六
舉孝廉四十九仕縣令劾職九年又中吏議失官當世
無不悲公之爵不稱德遇不酬勤然而嘉績美政具在
口碑如革敝規償逋稅恤民訓士則兩漢循良紀錄不

是過也輟運木之勞絕增糧之擾則唐史中撫字心勞
催科政拙者復見此賢也平刑恕決判牘如神而其被
讒也反以失律受辜至于囊三木輸左校而公終以上
官指使爲必不可阿墨倖邀索爲必不可順胥靡城旦
恬處若夷遠近識與不識皆寃之而公訖未嘗屑屑自
明也維公拔萃兩川擅眉山之秀蹤跡亦大類於文忠
昔東坡以宵小媒孽謹免臺獄而其挺挺不污之操迨
老弗衰公生平志節猶是也又觀公家太白誣竄夜郎
返依牛渚嘯傲風月以終其生公之晚節僑寓江南頗
相髣髴然供奉客殞宣州而公旋復閭門品槩式邦里
德澤長子孫式啓吾師芝麓先生炳藻木天彌昌且大

而且昆姓連翩後先蔚起天之酬廉吏而報善人者詎
可涯量哉公之至行醇德周浹內外海寧查子已傳著
其詳吾師復以命劫廁筆揚扈遺徽茲不敢辭特序慕
其大者敬拜手而獻贊曰

成紀茂族授采巴鄉允文允武忠孝重光蟠根奕葉偉
人嗣昌霞情振鑠鶴骨昂藏岷嶓珠玉發於文章許身
嶽嶽抉雲排蒼蚤丁陽九猘獮肆難鍛刃頻逢鐵籠犇
竄力護庭闈卒還閭閻馬賦飄零元經沈澹一名甫榮
年光淪半薄仕山城卓爲民榦萊牟斥鹵邑介衝遠曰
父曰母爾煦爾綏黔瘠而飢維公哺之髦朴而椎維公
牖之爰有夫調公息其疲爰有里賦公代之齋有直如

弦有清如水貝錦含沙構成禍瘡公無鬻獄南山難改
公無賄鍰北園長逮鄒陽被收淳于抵罪士叫重閭農
號窮海公實有言生罹百憂冠嬰豺虎宦賊蝨蝨履貞
自吉殉道何尤觸蠻勝負梟鳳恩讐塵銷事白天空月
秋惟有棠陰瓣香千古桐邑懷朱中年祀魯載及孫子
誕承麻祐蓬極翔輝雲間踵武前嗇後豐否終泰普詹
詹小子負戴龍門瞻山竦岳浥漠尋源討研遐蹟載颺
輶辭俟留信史匪阿我私昔康熙壬辰九秋婁東門下
晚學生吳翊載拜謹撰

雪鴻堂文集目錄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卷一

序一

通江縣志建置序

通江縣志略前序

黃志略序

編審均徭序

送姚瑞石歸渭南序

雜華林隨錄序

王氏族譜序代

厂公語錄序

寶公語錄序

通江縣志略後序

卷二

序二

壽周希堯牧伯序

代壽周希堯牧伯序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壽學博張龍弼序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代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卷三

記

憶堂記

文昌祠記

文昌祠岫嶺碑記

黃尉署記

觀競渡記

石鐘山記

卷四

論

金滕論

陳勝論

辨

禹穴辨

旱魃辨

李衛公獻西嶽書辨

卷五

攷

通江縣志建置攷

通江縣星野攷

說

鏡說

奕說

為向生字說

月課示諸生

譬曉禁忌說

採石說

解

包子解

卷六

擬

擬公伯寮愬子路語 有序

擬昭君諫捕畫工書

擬蔡謨移王道書

傳

李雄飛傳

賦

廣筆賦

卷七

疏

募修雞子頂真武廟疏

贊

叅禪贊

十八羅漢贊

準提菩薩贊

藥師佛經贊

多心經贊

楞嚴經贊

金剛經贊

題朱藩心經石刻

魁星贊

布袋和尚贊

鍾馗贊

布袋和尚又贊

牛肝馬肺峽贊

頌

十八羅漢頌

銘

研銘

卷八

跋

黃志跋

書厂公語錄後

書祝枝山真蹟後

題屈錦山二南草後

讀莊子跋

書碧雲馱後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書陸羽茶經後

跋宣和畫譜御製序後

題四川名山勝槩跋

書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後

栖鴻館印選序跋

題中山狼傳

書范公桂海虞衡志序後

題李衛公獻西嶽碑後

瀟湘八景跋

讀離騷跋

書王文端公集後

卷九

讀杜六十二則

卷十

周禮通義問十三則

卷十一

問梅十二則

卷十二

紀略六則 附稿五則

卷十三

隨說

經史四十五則

論古五十則

論詩文十七則

示兒十三則

論書畫十六則

雜記二十四則

家庭十一則

紀夢八則

又論書二十二則

讀莊子五則

雜論十三則

卷十四

鄉語一百一十一條

卷十五

啓

冬至日賀太守新印

重陽賀太守

元旦賀太守

端陽啟太守

元旦啟藩憲

道臺生次子

長至啟太守

復陳太守獎勵

元旦賀太守生孫

端陽啟陳太守

與王昭武為長男納吉

與雷鳳山為次男求聘

與雷鳳山為次男納吉

與雷鳳山為季男求聘

中秋啟陳太守

重陽啟陳太守並生孫

薦舉啟藩司

卷十六

尺牘

荅王潛夫

荅范震生

荅陳漪園

荅梁搏九

復王篤初

與梁昭子

與鄒心一

祝李西林

與滋菴弟

與屈君賜表叔

代某辭館

乞畫 又

與王昭武親家

與巴州守周希堯

寄屈錦山表叔

與邑侯

與人

卷十七

古體詩

勘澇災宿艾山湯和碣上韻

擬古二首

閉門二首

輓賈母代

誦水歌

過采石

過彭澤

近體詩

五言律

移檜植桂香殿

農忙弛徵

送姚瑞石歸渭南

述懷

夢中得句

送王篤初之粵

遊石泉和韻

次黃山詔父老

蓬萊道中

別友

思蜀

邸舍

述懷

懷王源水

春日久雨

登舟

江行即事

過巴河有懷王理仲明府

偶題

漁渡壩

問疾

佳興

心安

乙巳冬望日午刻長至未申刻添炭火上頃即熾
焰乃信陽回自茲始也因賦

登樓

自吳歸至洪口

近體詩

七言律

送張君房之涼州

送邵李仲歸南

送高崙侯卓異入都

學博投詩因小酌邀飲

捧檄徵間架約張龍弼同往張以疾辭和來韻
戚玉書張龍弼皆號信天居士見余引首亦爾相

與大笑因賦

讀老杜花近高樓句有感

環翠樓遠眺

閑居

勉三兒就塾

廬山

岨岨島

讀九老會詩

玉泉寺和韻詩三首

題扇

冬至貽學博炭以詩來謝因和

別蕭介菴

輓肯菴上人

述懷

過淮陰廟

憶家

已未冬月被逮黃民闔境皆約十四日相送郡守
惡之先一日促余行日已暮矣送者猶萬餘人
口占以謝之

抵都已微

恩減下宛平獄待命宛令將有他求而力不能應以
故諸械畢具且有加焉時值三伏轉側不得汗

如雨注而黃民候門外涕泣慰問者日數十輩
同繫者皆為感動即獄卒亦為惋憤更代鼓扇
夜分乃罷余得免於宛獄者黃民力也

獄中

初至榆關

志異二首

重九關榆

重陽後一日遊興龍寺

聞

皇上東幸還都

留鎮步健菴辟間韻志感

三月一日訪厂上人和韻

别厂公將之中州

復厂公原韻

追和龔直指韻

湯婆子二首

竹夫人四首

余竹夫人詩成丁上人謂宜增僧房道舍二律因足成之

金陵懷古

觀書

丁公過訪因為書扇

登黃鶴樓四首

望廬山

覽于湖張九如楊花詩因賦

誦魯文恪馬卒詩追和以貽諸子

珍丁上人約余同歸已有成說乃和余馬卒韻有

烟棹欲回慚負約之句亟賦此以問之

子辟公車

步長公遊祖塔院韻二首

壬戌暮春偶成

內第六符謂昭武相念多見之夢醒必成詩行滿
癖矣戲效坡翁體

昭武口吃

丁師有百詠梅花詩偶成一首

自笑

隣人生子七月始治湯餅戲作

黃楊

虎井龍湫

移蘭

不著

試對

篋工戲作讒語

先澤

紀夢

表叔屈錦山先生以歸來吟見寄遙和三首

牛肝馬肺峽

寄夔州黃司馬

口號

秋日

秋感

悼向金岑

偶和

和仙才表叔憶兄作

再用長公馬跑泉韻

送屈維岳

驛山春望四首

嘉祐寒泉四首

龍潭馬跡四首

虎井靈湫四首

西寺松風四首

東山晚照四首

包臺夜月四首

銅壺滴漏四首

近體詩

五絕
七絕

題畫四首

魯般寺倒掛石佛

寄友

寄書道左

憶蜀四首

無題

深秋始雨

石良夜歸三首

并序

盤石歌

山居

夢謁七曲

歸署

臨帖

長至有餽余以重陽帖者

過馬嵬

有客

過寶公二首

香花菴

枯樹

望夫石三首

和丁公梅花詩十首

除夕示兒

望蝶磯

口號

志喜四首有序

杜牧詠木蘭有夢裏曾經畫蛾眉之句時人以為佳句余謂李陵以軍中有女子氣則戰不力木蘭有畫蛾眉夢烏能十二年乎非木蘭本色矣因為之詠

鄉有蟲蓋蚊蟲之屬而小如芥子早起茶罷來集日落始去土人號為黑蠓子禦之無方惟以生草煨烟纔得少休老幼俱苦之歌二章

詩聖

山家

憶君賜表叔

圖書

已別周希堯牧伯却寄頒魚酒二首

茶遲

幽蘭

別故人二首

贈人

憶蜀

偶作

黃鶴樓

安心

雜恨

小溪

憶丁公四首

青鞵

釣臺

得雨

老來

有感周櫟園事

桂

柳枝辭三首

閑中

壬子夏憶堂臨帖

江天暮雪

瀟湘夜雨

山市晴嵐

此身

詩餘

念奴嬌

登蓬萊閣

滿江紅

榆關寄內

滿庭芳

和長山薛上韻

卷十八

祭文

祭戚台衡文

祭鄒母文

祭趙牛象母文

祭林節婦文

祭楊母文

祭城隍祈雨文

祭表弟婦文

墓誌

薛象九墓誌文

雪鴻堂文集卷一

通江李蕃錫徵著

序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子書

男

鍾壁

校字

通江縣志建置序

嘗觀風宗畫野測圭記里遠夫職方辨土保章立州尚
矣秦漢以還郡縣屹峙雖名號易於時代而封域仍此
山川是以欲觀天者占躔度欲察地者任土疆雖有聖
人弗與易也吾邑在萬山中太倉稊米耳然辨方正位
卜宅契龜昔之人有經畫焉敢曰故籍殘闕置而弗考
乎自蜀山倪妹於黃初神禹樹德於河洛載隆謨訓功
配川岳老彭博聞著聲商室萇弘忠赤於爍周朝是巴

子未盟之先聖詰接跡秦錯未謀之日聲教早通况吾
邑界接興元地域梁州者哉然秦漢以前紀載罕著亦
由簡樸不事縟煩今欲考志源流自漢始巴爲三十六
郡之一地屬千八百國之封均名宕渠列在兩漢班史
紀十一縣范志同十四城蕞爾幅員延袤匪廣第以傳
記不核莫問扶特之山時代已遷難訪曹源之水况經
和帝之東北分置又兼先主之割省紛紜然欲考古昔
必據今茲試以地輿按之巴州宕渠也保屬之蒼溪通
江順屬之蓬營廣渠大岳鄰夔屬之新寧皆宕渠地也
二州八縣之廣千有餘里一宕渠也何延袤哉及考西
漢志則爲巴郡十一縣之一縣也東漢則爲巴郡十四

城之一城也而志載扶特之山今不知何地瀟徐之谷
今不知何名令人按圖悵惘耳又按巴郡記曰東漢和
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今之達州也州今在邑東似爲
近之今之蒼溪漢之漢昌記亦謂割渠之北所立也今
以地里考之又殊不合將安所究問哉陳壽缺志三國
失考僅見晉志所載有蜀先主割巴州之宕渠宣漢漢
昌三縣爲宕渠郡是宕渠固一縣也晉屬巴西載紀甚
明而分注闕焉猶爲憾事至於宋書爲宕渠縣者三一
屬華陽郡而系於下曰永初郡國並無一屬梁州之南
宕渠而系於下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二
縣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非此南宕渠也又曰

何徐並無此郡一屬益州之南宕渠系於下曰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是宋書之錯見也如此至於蕭齊志宕渠之郡五而冠以東西南北宕渠之縣三而不注建置沿革至隋開皇初廢宕渠縣而後人之考稽愈無據矣一統志謂邑在魏爲諾水屬萬州今按此段僅見於隋唐書分注魏史俱未注別僅曰巴州郡縣闕而已豈邢巒之說不用而王足來奔尉廻之功方成而魏鼎已西無暇纂籍致漏簡編耶然邑西有磨巖石刻則諾水之號在焉不可謂非魏收之疎也梁陳無志北齊地狹吾每惜李延壽修南北史徒割紀傳之半未備志載之書使當日者搜之掌故詳考因革去古未遠爲

功或易奚至以點金成鐵貽譏後世哉若隋志之爲始寧爲符陽爲白石原隸清化郡今皆邑之境內也若唐志爲壁州爲通江爲廣納爲符陽爲白石爲東巴卽隸壁州今亦皆邑之境內也良由隋唐之際雖寇盜之充斥於天下者六十家而梁益之間無弄兵刃而盜名字者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當日之蜀人幸也以故人物殷盛州縣碁置隋唐之志吾無議焉五代初爲王氏所據後唐滅蜀而入唐未幾而復爲孟氏有矣縣之因革不可考壁州之名未有改也至宋開寶五年而壁廢矣白石符陽並省入通江焉元至元二十年省上通江下通江入曾口然廣納東巴尚未詳其廢自何年上下

通江亦未著其置於何日覽者自不能不於邑也善乎
沈約之言曰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
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雖千
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也則作志誠難
責於後學矣

通江縣志畧前序

志可信乎史可信乎曰作史者本之志修志者按之史
史以傳信而志又以信夫史者也凡一代之禮樂刑政
山川人物戶口關梁租賦治亂史書之而必據乎志故
修志者必取生於其地之賢達多聞者纂輯之而成書
而其人亦自本其生平所聆於祖父之訓說師友之談

論耳目之聞見身心之閱歷舉所謂禮樂刑政山川人
物戶口關梁租賦治亂之故一一紀述之以成書有司
視其成而上之郡大夫上之藩臬上之中丞乃彙而進
之於廷天子乃命儒臣綜核其疎密而加以令甲焉時
有事於修一代之史史臣亦必卽是書而潤色損益於
是巋然成一代之史是欲知千百代之事必考於史而
史實本於志志以邑人修邑志郡人修郡志庸有不可
信者乎余生也晚聞見寡陋足跡所到可里計也所讀
之書可手按也戊申之春邑侯蘄水王公奉上檄修志
屬其筆於余維時舊志之殘闕者尚存半帙而邑中長
老尚有數人王公復好學君子凡古蹟所在必蒐討訪

輯每一事詢之故老質之石刻與舊帙之可讀者合則登之於筴否則闕以俟考閱一載餘稍成完書未付剞劂而余以銓次赴京王公尋以量移去原葺之藁付之小史無何而滇亂及蜀俱為煨燼去年秋邑侯陸公復奉命修志適余以罷官來歸又與其事在上者督索嚴迫不遑搜討而以余及一二同志在嘉佑寺中刻期七八日而成書較之往年所修其難易得失必大有間矣雖然上以名求余固不敢以臆說辱命乃據史採緝補綴會萃庶無墜荒邑之典云爾乃綜其可議者有五按一統志謂通江舊屬萬州而史不書一也東坡指掌謂壁州宋開寶五年廢史書謂雍熙四年廢而邑南碑碣

天寶五年尚有壁州刺史馬翔二也縣本壁州屬縣六符陽白石始寧廣納諾水東巴矣而邑北舊縣坪石刻有萬戶縣不入史志三也一統志謂後魏置始寧縣而魏志不載四也吳大將甘寧臨江人考臨江今忠州也而寧墓在邑之西碑上大書臨江人五也夫史本於志志失其傳必考之史史猶若是其舛誤也將安所取信乎余惟以見聞所及姑撮其畧於編以俟後之君子

黃志畧序

黃縣志闕中任公輯凡十卷及今四十年紀載無聞人物散失卽我國家生聚教養海澨山陬莫不暨訖應垂之邑乘以見聖君賢相經綸之盛而仍以舊帙塞責幾

謂官此地者有秦無人之嘆矣予以庚戌之冬來蒞茲
土凋蔽流亡撫綏周張亦時念及而未遑也癸丑春奉
詔天下咸修郡邑志予乃潔清公署延邑紳及庠子弟
繕遺稿輯舊聞進邑之耆老公論巷議每一冊成與同
官商確然酌凡八閱月三易稿而成書得八卷鳩工剞
劂將竣予因弁言於首曰休哉我清之治也於黃志一
徵矣讀賦役而見畫一之徵也讀戶口而見生齒之繁
也讀驛遞而知王道之蕩平也讀節孝而知風教之廣
洽也讀人物而知升造之優異也讀藝文而見邑里之
無勞怨也休哉非志曷傳非志曷永耶然斗大一城僻
在海濱而與名邑等亦有邑志之不及載者有四美即

爲四累予偶舉之以補斯志之缺乎黃地四平呼應極
易民之逋賦絕少美矣然以急公爲性而人鮮蓋藏追
呼之下子母之利徒飽市猾也累一黃爲登萊通衢使
客皆東道焉自東徂西彌望皆膏田加以林木森蔚廬
舍聯絡儼然一富庶鄉美矣而瀕海之地瀉鹵百餘里
南山之下多石田不可耕累二登州八屬惟黃產木民
間養生送死爲極便器用之具貿遷他州美矣然種樹
之計必須十年民間每捨沃壤以藝植公家興作必取
辦於黃而輸木者非市木人累三黃地狹人稠有田者
不數家家不數畝養生者惟貿易爲計而婦女尤勤紡
織美矣然一遭儉歲粟必行三四百里則痾重難致而

逃亡者多累四不僅此也而其宜亟議者有五焉黃縣城垣修整濠塹深浚誠巨鎮也城內居民鮮少地皆右族園林今天下晏如民散居關外設當多警之日將置民城外乎誰與守將驅民入城乎誰爲居未雨綢繆可不計乎則廛肆宜復也黃有四都萊則極少積合都而不及別都之一大社乾廬平中亦有小社不及大社之一甲大者便安而拘成例小者怨苦而多流亡則社甲宜均也家有塾黨有庠所以化民也而黃自世家而外讀書者少以故少年皆呼盧博塞比戶咸尚鬼疑神尤其甚者以財爲婚娶同族而雀鼠則風尚宜更也名重南楚材表東吳淳于太史非猶是山海間氣乎嗣是而

登台垣躋公輔代有人焉近者黃之庠士恆產極少株守者嗟黃墓之不繼便捷者逐什一以謀生固多醇謹亦見佻達則士習宜端也往者登爲要地士馬如雲加以海運通道商旅如歸以故黃四門集市之外尤設鄉集四而定稅額歲爲成規今商販寥落矣在冊之例不可遽減而散行稅於居民查雜稅於土產則稅課宜減也他如狐丘銅穴花絨弓面雖非土產而載在上貢昔官此者知其畧思有以補救之而未能予因而誌其畧於篇端倘采風君子覽而念諸則黃之有志可與陳詩等矣

予謁銓於庚戌夏掣得黃都人致賀咸以予得上缺喧
闐邸門焉及吏胥接見半無完衣供億絕少予以爲扮
演伎倆也登車就道不三日皆乞貸資斧予笑而弗應
也越翌日果有以絕粒見告者予本寒士囊無餘金不
得已減日費以畀之入境百姓擁塞道左饑寒之狀較
吏胥更甚涕泗橫流至不忍聞予不知所措矣到任後
數日稽查煙火逃亡過半如小杜庄韓戰庄唐家埠等
社逃者十之九如逢曲上庄東黃水北梧桐等社逃者
十之六七如文基登屯馬停冶基等社逃者十之五其
餘逃者十之二三詢其所由皆以丁爲累也夫田賦丁
徭雖云並重然先王止有則壤成賦則丁差亦必土著

者矣而黃人稠地狹有以一二畝而納丁者有以一二
分而納丁者又有無立錐之地而上丁者甚衆數年以
前優免之法濫設致行差之地無幾而倡爲每一丁作
五畝地入派嗚呼初以無地而上丁猶可剜肉醫瘡也
今以有丁而加地民能白骨起肉哉則輕去其鄉所由
然矣予即將一丁五畝之弊革去仍出示招撫給牛種
予布粟雖稍還定矣尤有苦者下中之丁每人一丁納
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是一丁而三兩不止也夫下中
丁不知始於何年揆其由大約彼時在爲官者或因彼
民一時之富厚或爲吏者索求之盈誣又或在戶頭人
等讐怨之報復快一時之意而種毒無窮致成今日流

離之慘也幸十一年四月奉文審編予矢之神明不差
票拘挨次出牌名百姓於庭日審一二社察其赤貧者
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換之卽有增益亦不忍盡民
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下中之丁不問頂替盡
行減去惟登屯一社固軍屯丁重去之則減國課增之
則恐流離仍舊籍焉計原額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六丁
今審編止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丁止增七丁云審完
出示於通衢仍留序於簡端予豈以自詡哉亦欲後之
君子覽斯冊也而知丁之不可輕加且下中之不可輕
上而屯丁之當體恤也雖然予猶有歎焉審編時耳目
有限咨訪無術百姓之空丁尚未去盡終爲缺然使黃

縣實無浮丁浮地之累繼以富教不能不俟之後日也

送姚瑞石歸渭南序代

仕宦山林孰樂必曰仕宦哉今之隸仕籍者由散秩以
至大僚於高朋滿座酒後耳熱而歡然道故則必曰某
山某水吾舊時之所游也吾將老焉是山林又樂於仕
宦矣及當瓜期已屆日夕所冀望者又惟榮秩是期當
是時設有人告之曰盍歸休乎則拂然怒而以爲不情
是芒鞋竹杖溪水雲壑僅可佐飲席劇談而不可爲實
事也青山能得幾人歸唐人豈欺我哉邑尉姚公泣予
黃十四年陞遷將逮矣乃決計請歸邑之士民挽留之
當道者慰止之而公辭益力將以明春歸里也夫僕隸

傳呼誠不若禽鳥悅耳也拜跪風塵誠不若起居自如也日朝而謀庶事日夕而課巡警誠不若三伏日高北牕一枕也然月俸歲廩與問奴問婢孰勞置身衙署與作伍隴畝孰榮親友相過與門巷羅雀孰快是又不待再計而決矣而公乃毅然言去決無恡戀非明進退決義利者能與于斯耶然公之不以官爲家者又非自今也當吾邑庠被災咸議創建規費數千計時公爲鳩理也使因仍其中安知非染指地乎而公周計材木功力白於宰直六百元無糜費無惰工而學宮成禁旅之討寇也公時與前鋒中夫銅臺金穴子女玉帛覆巢之下不可以營私乎公於已獲者說脫之未獲者招附之俾

脅從輩得沐浴蕩之仁者公之力居多也他如輸輓而士飽民安者又其剩技矣至若保甲者公之特司也編里查緝動有殊費公十四年里無寇盜而未嘗有他求於父老則公之能澹然於居官之日即其翛然於去官之年也且公月必素食十餘日嘗編刻太上諸篇行世今年春以將歸也購古書數十卷歸以教其子孫而於老氏一編尤加意焉公之歸也我知渭南有靈臺山焉宋仁宗曹后之營度也其南上林苑名果奇花二十餘里秦皇之營建也渭水之濱有香山書院白樂天之所游憇也公之歸去將含飴弄孫之暇游泳其中有不辱不殆之陶泳已其所以頤養之道與流福之遐豈有量

哉予鄉人極感佩之則樂道之因紀其畧以貽公之鄉人

雜華林隨錄序

余成童時讀書山寺見佛座前裝褫金碧香水供養即法華經也住持具爲余道是經爲諸經要領嘗有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及諸護法伽藍時爲擁護凡人非持淨戒敦梵行者弗敢觸也余聞是說已頓覺五體戰慄心神懾伏不敢一披閱也然嘗見諸佛子爲十方檀那作懺悔因緣則敲魚演誦竊從旁默觀一二行或一品二品或至四五品嘗見其有真實不虛一語而未嘗及報應墮落等句私揣佛爲人天教主當必有身心性命切

實話頭指引迷惘當不以報應墮落爲第一義也年來征逐浮名繼罹世網亦無暇及此然持淨戒敦梵行二語終爲此心束縛即間有半日閑亦不敢過世尊之前而請問也往年謫戍榆關一身之外更無他累二時茶飯去香積厨無多且僦居近山寺因得究意法華經而誦一周雖獲見全經而其中要領終屬迷惘去成童所見無大差別正如釋家楞嚴經所說見恒河相也及抵南中見珍師大師以二酉之博識窮三藏之竅奧卓錫區湖以其中之卿士大夫文人墨士而爲眷屬者出其法華撮要一編及三教法象論余得受而讀之或使衰老之人得法華要未可知也猶憶余戍戍之夏夢自度

爲僧請問大善知識曰如何是法華旨要師示之以云
云其間問答因由大約有如今日然則今之與珍了大
師作緣亦夙分與

王氏族譜序代

余家舊時族譜傳自先世其來歷甚詳余方十四歲即
丁亂離先人手澤皆爲煨燼其後迫於飢寒偪於盜賊
遂逃遁他方雖水木之思日從中來然無暇及也清
興四十年生聚教養稍稍還定伯叔昆季相繼補弟子
員雖較之昔年猶云寥寥若晨星然亦云稍有起色矣
即思尋訪舊緒而緝之以貽後人而滇黔變起蔓延吾
鄉誅求輸輓下同齊民亦安得操三寸管爲百世計耶

甲子春得義一弟子書自潼川寄來特索家譜余漫無
以應第以吾弟從六詔十驗蠻烟瘴雨中扶吾叔父柩
踉蹌歸蜀寢苦枕塊重有剪棘開畦之勞手口並作猶
苦不給而於此時顚顚念及族譜余實媿遜吾弟矣以
吾叔父長材大畧歷落艱險名著當時吾弟趨庭之日
其詔語必詳讀來書筆墨淋漓其紀述必悉回憶幼時
侍先君燈前月下課藝之暇時及系緒余以童心亦記
憶者半遺忘者半其由楚遷蜀也或居宕渠或宅壁州
或築巴水余止記其爲三人而忘其諱其著於宕渠之
成進士者某某余能記其名而忘其世次其見於壁州
者亦止及九世祖九世而上弗記也不肖不孝之愆何

敢辭哉然至今日余猶能知九世且知爲楚人使不由今日而筆之以告後人將自余而下更歷九世並不知有十八世之祖矣况其遠耶謹以先人之口授及先塋之墓石搜求詳悉以質吾弟質之吾弟所聞於叔父者其合與否叅校詳審纂定成牒以告我王氏子姓焉至於聞見寡陋筆墨荒唐不足以示外人然此固不必示外人者也嘗記甲辰乙巳間知吾叔父之客滇也余將往省叔父貽書云萬里天末談何容易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而臨此不測之淵乎嘗誦是書而疑之及滇變起而始服吾叔父之先幾也至云付託抱媿良多然今日得援筆成譜以報吾弟即以報吾叔父即以報吾祖

宗也付託之責尚其俟諸

了公語錄序

今有門外漢向主人翁數家珍主人即不呵叱未有不笑其愚誣者而門外漢終刺刺不休若是者何也彼雖未具見地而時有願見珍寶想吾意說之遲久主人當大悲憫不難取衣領珠以相示也余以塵勞中人時與高僧作緣猶憶庚戌辛亥間在海上遇肯師歲得數見見必經宿肯師亦以桑梓故時爲開示至今日來雖漂泊江干去住莫必得一起脫世網法不受纏縛未必非肯師之所授也而於蕪邑之東又得見了師師亦吾鄉人卓錫江表法傳藉甚世謂吾蜀爲選佛場豈虛語耶

余雖無學人每見師必欣然教之因得請師語錄而讀之六十老翁意將何求或從此而頓得參解不究竟作門外人則此生之幸也

寶公語錄序

有一比丘法號寶如住於叢林爲諸衆生轉大法輪說無上諦時有行者以僧所說筆記成書名曰語錄因是語錄因見和尚因見法僧因見諸法因見諸佛因見十方一切聖賢因見十方諸衆生海其有未見及不盡見是諸語錄無有是處我今復因作是思惟是諸語錄曰爲法語不知世間盡刹塵劫諸佛菩薩聲聞辟支及阿羅漢並諸聖衆所說偈言及諸經典是一是二有無差

別若云是一師何以說云有二故則非師說復次和尚此諸語錄當未說時如大法螺當其未吹如大法鼓在於未擊如音聲海之所未振如天菱華風未吹落此時諸語在於何所既說語已我師慈憫當爲衆生重宣此義云何至今不復有說我願大師垂大慈憫慈憫衆生時爲開說譬如盲子不見日月不知日月我師慈憫欲令知聞俾捫鐘磬如日月相其或盲子聞鐘磬聲爲日月者當爲復說此諸聲音非日非月是諸盲子於諸聲中作無聲想於無聲中作鐘磬想於鐘磬中作日月想心口之間作是思惟思惟之極因知日月云何能知以師慈憫時爲說故復次我師惟此海邦皆知有佛其實

知者不食酒肉不近女色而以出家以爲佛事修塔建寺粧飾土木焚香禮足一切粧嚴便以爲佛如師所說皆未曾有匪云未有云不宜有我願大師以諸所說刊刻流布置諸世間俾諸佛子皆得聞知蜀人李蕃說是語已因作偈言

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嗟此海邦人無復有解者
即有能解者如說甜是蜜甜之所以知口口相傳故
師今爲解說蜜亦不是甜甜亦不在蜜蜜未入口時
甜於何處著蜜既入口時蜜於何處甜當其無有蜜
云何得說甜我今亦說甜甜仍在何處

通江縣志畧後序

志也者史氏之權輿也史也者志書其濫觴也纂記家
每重視史而輕視志曰史必有史學史才而後有史筆
若夫志志郡郡之人爲之志邑邑之人爲之使必俟班
馬而爲志將天下無成書余則應之曰志郡郡以志傳
志邑邑以志傳使夫人而皆可爲志則天下無善志嘗
計作志之難大端有八夫神臯與區蛇龍於以窟宅焉
嘉石珍禽竒花異卉所時有也漏遺則閱覽者不取侈
靡則拘墟者有辭保無有按圖索駿製裘斃鶴者乎則
志物產之難高人之足跡名士之題詠山川藉以生色
也然絕巘懸崖捫厯可到殘碑斷碣剝蝕難尋保無有
投之杲之石削篔簹之竹者乎則志勝覽之難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三家之邨豈無貞良乃實之所歸名之所
去近不能見獎於長吏遠何由蒙旌於九閣驟進而附
之簡末亦疑信各半保無有王通無傳曹娥不名者乎
則志士女之難金城湯池固圉惟斯顏垣圯堞守土何
恃直書則綢繆必煩父老點綴則補苴難掩見聞保無
有浚洙見譏城漕貽厲者乎則志城垣之難至於魏科
高爵山川之靈鍾焉豐功偉畧朝家之重倚焉屬在先
達爲式後生所宜祀以俎豆光於汗青者也然豈無而
冠而翼爲糠爲秕但以人非董狐筆慚南史保無有不
齒於鄉鄰而濫竽於塾序者乎則志人物之難其在吾
鄉近日更有進於此者地既僻猥人尤貧瘠櫛沐未能

適時氛祲因而爲厲徒存參耆之用誰究盧扁之精比
來割股肉以療沉疴賣身軀而充膳飯者有焉又緣兵
戈橫蕩擄掠暴恣固有投巖殞身罵賊捐生者焉而姓
名泯沒者苦於無稽名氏顯彰者又阻於無証保無有
燐火夜青呻吟霜月者乎則志節孝之難登高作賦臨
流詠詩句讀半傳於逸人韻事嘗得之野老然而伏生
多以意屬成表蓋時出於傳會東西博訪則充棟可期
再四精求則殺青未即糜歲月敝形神保無有夏五遺
文魯魚譌字者乎則志藝文之難尤有多金之子勢熱
之兒不畏鈇鉞圖存門戶欲飾蹠蹻爲夷齊譽敗類爲
貞淑謬傳行實假之詩歌望秉筆之門而納賂焉且以

打油釘鉸之篇求污邑乘爛套大帽之文希光藝苑保
無有乞米貽譏佳傳酬德者乎則志清議之難凡此八
者有一於斯已不可爲志而况有兼焉者乎余昔戊申
之夏蘄水王父母以修志事見屬維時舊志尚存二三
策故老尚有八九人王公喜搜奇訪古必於名勝處近
則親往遠則胥史往或榻或鈔裒之製錦亭中遇一事
必延集同事商確校訂其有脫遺亦必虛衷論議而補
葺之閱一載已有成書而余以銓次赴京王公尋亦陞
擢去所輯雖存邑署迨滇黔之亂一切典籍皆爲烏有
奚問志藁之片紙隻字哉乙丑之秋余時廢放歸田適
值有修志之舉上之人期會甚嚴邑父母奉法惟謹期

以旬日間畢事而邑中同事者寥寥亦惟於史記諸書
採摭成卷炊無米而且急就焉其遺失不可勝言矣尚
敢以言志哉尚敢以言善志哉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序

男

鍾我

字校

壽周希堯牧伯序

余昔在山左見元戎周公於膠萊治軍旅皆孫吳法時
滇閩之猖獗者望風惕息東方藉以無恐又於邸報見
掛將軍印周公在汾晉之間整旅渡河叛黨之在秦隴
者聞河水聲疑為公至皆驚悸膽落輸款納降嗣後平
滇功畧周公昆季多焉及余崎嶇歸里乃知守巴陽人
稱為慈父周公者則元戎公之令嗣也竊意公起家華
胄彤弓旅矢屬其世物而公復繫妙齡簿書錢穀能周

知之乎况巴陽屬劫火屢燒之後烟火寥寥擁詩書者
捉襟則露肘負耒耜者啼飢而號寒其能不以寒素而
衰禮貌不待呼籲而加體卹乎且州治四際遼濶多荒
山蔓野從前爲政斯土者坐而蒞事已耳其田賦之盈
縮戶口之虛實能履視而確核乎此皆向者未覩公面
而震公之家聲則爲公重望之而若爲公重難之者也
往年丁卯余以家事如巴因得造謁荷公殊禮見公溫
雅若素士公退之餘雅有筆墨之好嘗從容諦觀而心
折其規模意致之廣遠也及詢巴之人士其爲言者亦
人人殊而所言者若合一契因得記述其一二焉公念
巴中之科目若晨星也力遷學宮念俊民之子弟多放

佚也廣立塾師諸生來謁者文藝之外不得私請而其
遠近頌祝不限於州治之境且近日加糧之檄風聲嚴
迫若雷電鬼神之不可當全蜀之民莫不傾耳跂足待
所加之輕重決去住矣而公力爲巴民請命於上卒得
安堵焉他如清保甲嚴左道庭無留獄訟無濫民又其
餘恩矣以

今天子作人之盛文武之才皆出 帝鄉一時綰符綬
而寄封疆者將必皆有及人之澤其在宇下者食德生
感固亦其宜公絕不以此自多也然余聞之恩及千人
者福百世今即以公不輕加糧一事觀之其受釐承佑
當無算矣况加惠斯文垂意後進其食報寧有涯際哉

敢因巴人士躋堂之觴而序言以侑爵

代壽周希堯牧伯序

在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爲損其戶口至今稱爲尹者必首鐸余嘗謂晉陽在春秋時雖云多事而井里依然煙火如故鐸之所爲保障者如是乃以行之春秋時則可若下至戰國謠詠盛而名實淆不幾爲欺趙氏而市民譽乎如我希翁周公之守巴則異是往者巴之爲州提封廣而物產饒其富庶爲保屬首自大劫憑陵滄桑變易其寥落亦爲保屬首往年乙丑丙寅之間當事盛舉加糧之令公捧檄而感額曰巴民尚可加糧乎維時

使者四出供億煩頓吏之承委者務以嚴刻急公其氣燄烜赫不啻燎原之勢矣公以計困之請使者周行勘驗示無欺隱而秘令鄉導之民引入東馬懸車之路蒞舍而宿并日而炊謂使者曰敝治荒殘君所目覩如此然尚未徧也願以繼日使者難之乃辭因是請於上得仍舊冊焉此公之以智而濟其仁也年來旱魃爲虐而巴民無流移者公之賜也以萬無可增之戶口而必不令之增視昔之故損其戶口者則公之從容較鐸之強項不當有進焉者乎夫以公生世胄家筮仕爲大夫而公退之暇手不釋卷興至爲詩歌臨摹古帖尤非統袴家所可及余每樂道之今某月日公之懸弧辰也巴人

士稱觥焉敢以祝辭進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吾登在大海濱厥風大寒厥山童厥土惟磽确厥民依魚鹽爲生而苦而多貧較吾登與天下美利之區則登爲下下郡然而海嶠日出之鄉蓬萊方壺圓嶠之勝蜃樓海市之奇則又久名於天下昔之人君舍寢成之安臺觀之逸而求長生於茲昔之賢良如蘓文忠來登止五日以不得久留爲恨則是吾登蓋神仙之窟宅而不與塵寰較量美利者也然則官於茲者意必有仙姿道表逸世獨立之才而後能蒞于斯乎如我公以卓犖之才起東浙間嘗讀於越紀見若三十六峰若七十二巖

若武林西湖之勝因以知浙之人文甲天下也而公風裁言論居然神仙中人其又鍾山水之英者乎猶記予戊亥之間讀晉撫入告章疏稱循良惟公記卓異惟公即大原潞汾之宦遊京師者咸稱道神君偉績不輟予心久嚮往之而庸知天造我登使得爲吾登之司馬乎未浹旬而擁熊軾總憲令於吾登乎則吾登爲神仙之窟宅而我公爲仙人之領袖可知也自是而吾登風不苦寒矣公之笑語溫厚八郡挾纊矣吾登山不苦童矣公之樹德務滋四野翔洽矣登之士不憂磽确矣民不憂貧苦矣公之德澤殷流三農社席矣予深爲吾登幸敬因公皇覽之辰而因以侑長生之爵

壽學博張龍弼序

八月十一日子張子誕日也去年黃之人士咸修祝誦禮子雖與子張子知交以歷下之役弗與今年子張子來黃二年矣予之知張子尤深於去年而予爲文又拙於昔日邑之弟子製屏以祝而以致詞屬於予惟今之爲稱願頌禱之文者必撫遺文故寔稱一官自秦漢以下居是官之尤有聲者節次鈔錄於上使讀者如讀天中記文獻通考諸書而其後則系以達官之姓名不如是則弗貴也子官不達而聞見寡少亦惟就子張子而言之乎然言其學富二酉落筆成詩齊魯之人士皆知之矣言其擁帳談經多士解頤萊牟之人士皆知之矣

若言其精天官書孫吳法抱嬰拔薤尚平反治則荆楊秦晉之人皆知之矣夫皆知之予又何以言之張子以不世之才不獲大用來居是官固宜有抑鬱不平之氣見之辭章否則有蘊藉自多之色見之着字即不然而廣文先生不有歎食不足歌官獨冷者乎而張子不然子官於是刑名錢穀吏也子張子日相接談說雅逸而已不他及也召諸生立館下訓禮講藝而已不他及也猶憶去年積雪之後予登北城樓見滿城炊煙破凍而張子齋頭凝霏如玉似未舉火者乃子張子惠然來會且手攜詩一幅猶作推敲狀此其爲人何如耶予之對郡大夫問廣文治略也以之課士則有餘以之取束修

則不足郡大夫首肯謂予爲知人則齊魯荆楊秦晉之人或未盡知之者而予則知之此也敬書之以爲祝至若盛美之業譽處之休恐其近於諛不敢陳也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代

考禹貢曰萊夷作牧又曰海濱廣斥即我登萊地志也不必生長吾地者讀是書而吾鄉曠述之勢形瘠磽之土地燎然楮墨間則吾鄉之民貧財詘不問可知年來西南用兵廟堂之上日籌餉秣井里之下日慮輓輸予雖宦遊於外桑梓之情日從中來而知交之來都下者皆以鄉里安靖見告予叩其所以致是或曰吾鄉在海澳中非孔道故或曰吾地無奇產無圖索故予笑而不

言所謂戴天忘高履地忘厚者吾鄉人非耶夫一方之休戚視守令而守令則視監臨大法小廉古誌之矣我武公整飭登萊所以予吾民者良法善政筆不勝記姑舉一二爲吾鄉人言之如稽查軍餉清完欠而不事比校之紛擾者則輸納安也如巡查荒歉減騶從而不事車騎之嚴整者則驛遞安也嚴越訴而庭折羅織之詐則良民安也即如往者奸民報怨健控礦詞我武公不憚艱險冒風露親跋涉必至其地取礦穴而身試之鼓鑄不效而奸民心折則我武公之造福於登萊者又何可旣也昔宋史謂鮮于侁爲一路福星今又見我武公矣予嘗以告鄉人適當覽揆之辰因併書之以爲武公

壽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予自執筆爲文不爲諛詞凡祝誦介禱之文不數作即有所作亦必賢士大夫及庶民小子皆有流連而不已予亦若有行乎不得行者而後作蓋嘗得之毛詩也毛詩蓋善誦者也其祝君子曰遐不作黃耇曰德音不已疑諛詞矣然而本於君子有邦家之基邦家之光之德則祝也誦也本諸此也藉令當日有爲基爲光之君子而無南山北山之祝誦吾知當日之士大夫庶民小子以及爲詩者必有流連於中而行乎不得行者也今公莅登有年溫吉慈惠居然素士其官海防也亦如其

代郡政也其代郡政也亦如其官海防也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且東牟之士澤詩書之化而不知疇之賜海濱之民樂魚鹽之利而不知誰之恩猗歟休哉有公祖若此非有爲基爲光之盛德何以致此乎吾聞盛德者享大年不徵諸此乎予雖久宦京華竊向慕之今年冬長至日爲公誕辰將進一爵於公適公屬守令來索文于予以侑觴予亟走筆書之皆予之流連於中而行乎其不得不行也敬以是爲公壽

雪鴻堂文集卷三

通江李蕃錫徵著

男鍾眉校

記

憶堂記

堂以憶名示不忘也以予性之善忘而顏額以示警也
仁和潘子補園見而異之陶丘張子龍弼見而深之吾
鄉薛子象九王子昭武見而疑之予笑而弗應也予令
黃已二載明年屬計吏期去畱之責予不得而自知也
予題烏可以不記予之成斯堂也旦夕使人詔予曰而
不憶疇昔祖宗之澤乎而不憶疇昔父師之教乎余肅
然起曰敢弗憶而不憶疇昔饑寒之侵乎今之鶉衣鵠

面而來者即而之前身乎而不憶疇昔去國懷家靡所定處乎今之哀鴻徧野望門投止者即而之繪圖乎而不憶出山之日友朋祖餞乎親識叮嚀乎而不憶家食時邑長之令甲關小民之德怨乎而不憶蜀道萬里隴荆榛功令煌煌如履冰履尾乎予皆惶然起謝用是朝之所接夜必憶之私之所念公必憶之蓋以備吾性之弦韋云爾而未已也予之官於此也或三年於茲或五年於茲或遲之十年於茲予之爲憶爲不憶有限而黃之民或一二人憶之或千百人憶之或億萬人憶之或以予爲可憶而憶或以予不可憶而以不憶爲憶皆於堂是視則予之居於斯也又烏可以不憶

文昌祠記

帝君何以稱文昌也考天官書載文昌次斗魁曰天府星似戴筐其曜有六曰大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大將爲大將軍建威武次將主武事貴相爲太常司文衡司命主人間嗣循司中司賞功進爵司祿司祿秩升降帝君感斗魁精生於蜀之梓潼世稱梓潼帝君者從乎地也帝君於歷代武備文事屢著靈異而於人間之登選舉及無子者禱輒應以爲文昌之精其職司如是故稱文昌帝君者從乎天也乃世之經生家未嘗不瞻顏拜跪往往於降生化跡之說多夏蟲之疑其嘗有以詰之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理固然也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豈詩人之諛詞乎列星降而商鼎調
王良生而六廐若詠諧曼倩尚為歲宿肥遯子陵且為
客星德星陳實長庚青蓮傳紀所載何以稱焉至若網
緼之氣有不可知者如一猶龍氏也為鬱華為廣壽見
於宓羲祝融之時為大成為廣成著於神農軒轅之代
以至少昊時而為隨應顓頊時而為赤精而務成尹壽
真行錫則此又唐虞夏商之炳曜者也矧帝君本儒行
為士夫其所重者子臣弟友所言者孝弟忠信試觀內
典大洞諸經九十七化書清河內傳救劫靈章莫非五
帝三王所為繼天立極者以開化也而謂上應靈曜世
現化身之為神怪也哉如以為可疑則以兩目為日月

以一身之鬚髮體肢毛腸筋骨為星宿五嶽四海者皆
是也即有以一身現為三十二應皆現其身而為說法
者皆是也尤有以一人而具三身十號備八萬四千相
好光明遍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界者皆是也或曰子
之言辨矣如吾道何則應之曰一慎獨也而位天地育
萬物又曰能盡其性可與天地參非先聖之言歟帝君
本儒行為士夫所重者子臣弟友所言者孝弟忠信亦
吾道之至誠耳夫復何疑

文昌祠岫嶠碑記

康熙己酉秋夢帝君授篆一則囑曰子謹識之可以祛
厲越異日有遺余以岫嶠石刻者與夢中形象髣髴心

竊異之及來黃見長山邸舍有雙鉤碑刻剝落過半取
入黃將欲刻於萊山之麓苦無佳石不果後買石於萊
陽得一片章采陸離叩之訇然有聲較古碑短寸許於
是因所藏二本稍遷就刻成欲監之官衙繼欲監之學
宮皆不能決置之暨甲寅夏黃大旱靡神不舉弗雨余
憶帝君在蜀凡有旱澇輒禱禱必應乃嘿祝帝君將爲
祠於城西郊期以得雨始事六月果大雨民以耕種至
七月又雨乃以七月十三日興工至十月而正殿成越
乙卯歲大饑民苦乏食倉谷有限賑弗徧也買地於殿
後爲寢殿木植磚石民得市質以資生而工作力役賴
以存活者數千家遂移向刻之岫嶺碑於殿前寤寐中

依稀若帝君居歆者然噫帝君之司桂籍祿循士大夫
能言之若其能曲施雨澤粒我蒸民或未之知也予因
落成而記於石或曰岫嶺碑能禦風舟行者必載之黃
地瀕海春夏之交暴風作崇爲我民憂然則帝君其將
福茲土也授符篆也即授禹碑也自是而凡我黃風雨
時若祚循永錫帝君惟祐之黃之人士其世修之毋怠

黃尉署記

猶記余往年公車北旋抵漳衛間遙望泰華峰出雲表
暨終南諸林壑煙樹滅没在有無間輒如見吾鄉溪山
氣色也又余性極寡合懶以言笑隨人即海內人士頗
有交遊而知契絕少惟三秦間公卿大夫以及文人墨

士較有一種直質風味洽人意臆予與秦中山水人物作緣亦不自解即吾鄉同輩亦莫不皆然而亦莫之解也或以爲自金牛通道而秦蜀合匪今斯今也然考楚子滅夔而蜀楚亦合予亦未楚游然同人先輩不識於楚中山水交好者又何如也予則以爲秦風淳厚其家居者椎魯而慤慤其官四方者樸直而簡易不知者惟秦風太悍予則惟以樸直盡之予令黃渭南姚君先我爲尉十年綽有治才而屈於散秩嘗出其所見以補予之不逮且其性情與予相適計瓜期當在明年予每聚會則必惜相見無幾而深慮繼君之難其人也今年八月予捧檄歷下還署而姚君且輯其二堂其寢室及書

舍共十三間予深異之夫人情以官舍爲傳舍即初通仕籍亦莫不因仍苟且計日望代也姚君於順治十七年抵任越明歲而新其大堂重門書吏房易材於山取資於囊已非爲官者可及又非爲邑尉者可及而乃當陞遷指顧之日講塗茨丹雘出載橐之金錢夫誰能之非姚君樸直之至以家事視官疇克辨此落成而予爲記之子嘗見邑之父老爲予言往者山寇爲亂命將東征諸弁慮以民舍匿賊謀火之君泥首爲百姓乞哀今黃東一帶尚存古瓦舍者君之力也又賊至覆巢幾不辨玉石君力辯之當路所全活者千數并使得妻子如故又嘗聞其招崗山馬兒山而餘黨悉降其所保全者

又多焉去年予兒輩過渭南館君家見其郎嗣成立諸孫十餘人今其長君已爲江陰簿予大服爲陰德之報亦惟質實人爲能如是又不僅衙宇之記略已爾也

觀競渡記

江子晴綠談叢中謂楚人競舟弔屈原也晉人寒食傷介推也滇中炳藁食醢痛王禕也夫哀人之死而至原其所以死以世世寄其哀三君子何以得此而三方之人何以不能忘三君子宇宙間豈無忠賢如三君子與被禍之慘如三君子者而痛甚一時久則已焉此固事之不可解者也余嘗薄遊四方至綿上謁昭惠侯祠問土人皆云至今猶寒食而靈石尤巖山左棲霞傳爲介

子鄉里其寒食亦甚謹余未嘗滇遊而問遊滇者吾友何六吉少侍其尊公官滇中爲余言滇人食生肉醢云近日有自滇來者亦言滇俗上元中必縛木爲炬其光徹天竟夜乃休然皆不能言其故也頃浪跡吳楚中越兩三載見吳人自四月下旬始至午夜竟乃休楚人則自五月一日始至六日尚有邪許於江上者不夜禁也及求其所以相沿至今者晉人不火禁則介子廟像金色皴起棲霞則謂歲必雨雹吳楚人謂不競舟則瘟疫大作滇人遇歲除則以醢相餽遺點染陸離而炳藁僅如中原燈節歌呼遊戲達旦而已余嘗綜三事而論之晉人火節真有哀死遺意滇人食生肉則蠻習矣炳

藁可仍覆醢焉可也畏雨雹畏瘟疫吾不知始事者將
倡爲詭誕以堅人信歟抑果有靈怪爲厲以震驚乃衆
歟殆猶爲近之也若乃屈子之忠貞甘赴湘流願葬魚
腹夫且不有其身何有於食豈沾沾於赤豆綠絲與蛟
龍相角逐哉特後之君子哀靈修之速化故假白茅用
藉之義與波上下欲起其魂魄而與之爲容與耳楚人
泛舟歌鼓交作號呼徹波濤稍存悼輓之意至於吳中
特無賴惡少假此爲衣食地耳問其土人謂市井中以
能競舟者爲魁得首事三次則徒黨之中聲名大著城
邑邨落望風懾伏沿門迫索無敢阻撓者即攫取市物
官法莫之禁信臆蠻歌鄙穢汙耳嗟乎以哀國良之故

事濫觴一至此耶因是而思天下事大抵創始之初其
意非不善其名非不美而一自小人假手則敗壞不可
問然後信壞天下者小人也第以其小人之小人心爲小
人之爲使人望而知之其害淺惟以小人之小人心而託於君
子之爲使世之愚夫愚婦震於其名而不敢議狐鼠盛
而法紀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觀風者欲救其流失
不禁推極言之庶其有聞媿而自革乎風俗之興也行
有日矣

石鐘山記

石鐘山山名也山形如覆盤或如覆鐺曷不名曰石盤
石鐺而名石鐘爲之說者曰五行之屬金爲貴八音之

屬鐘爲尊以鐘名者尊貴之云爾以故居於山之下與夫居人之近是山者皆知爲石鐘亦以山形似之也歲在甲子今上之二十三年也余自吳歸來見鄉人之避滇亂於是山者告余曰子知石鐘山之下有石鐘否乎是山之下有石穴高可丈許石鐘在焉余乃知昔人之名是山也非以其形似之也聞鳧氏之爲鐘也有銑而石有銑鐘唇之上有于而石有于鐘所擊之處有鼓有舞而石有鼓有舞鐘之柄爲甬衡屬柄者爲旋而石有甬衡有旋鐘之體如是而石如是此石之所以爲鐘而山之所以爲石鐘也余聞是說而異之將以他日往觀焉聞旋之上有蟲將觀其以蟲爲飾焉否并觀其鼓

舞之間有所謂蹲然盤龍辟邪否并觀其爲乳也者亦每處有九否共三十六乳否石鐘實不必考其厚薄柞弁也將觀其形之爲大鐘與爲小鐘與爲大而短與爲小而長與而余尚未能往也余因思是山數千百年來以石鐘名者決非浪得名也而人之以形似求之者雖未必盡無當然而淺矣且數千百年間豈無文人墨士以此石鐘著爲詩歌錄入邑乘使邑之士人皆口耳傳之與抑已爲之而不足傳與抑傳之久而中更多故同歸渺茫與然余又悉詢之人山穴中有石辟無斧鑿痕是昔之人固未嘗爲之也余因是重有感矣羊叔子云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昔之人能名之而不能傳之至於

後裔僅知有山而不知所由來余鄉人能見之而不能
記之余能聞之而不能即往觀而刻石以記之皆人世
之所爲恨事者也他日余將率二三子往鳩山下之人
觀之而爲刻於石壁曰某年月日某人來遊且將爲詩
歌以貽後人而刻此記於石

卷一